



第823期

我的业余演艺生活

◎汪顺华

流年静默，岁月温醇。匆匆四十载倏忽而过，人间烟火几度更迭，无数年少光影悄然尘封于岁月风尘。唯独我深耕半生的业余演艺时光，始终鲜活滚烫、历历在目。每当回首这段旅程，心底便漾起一抹清甜绵长的暖意，成为岁月赠予我最温柔的馈赠。

我的演艺之路，始于青涩纯粹的初中年华。彼时我担任班级文艺委员，日日与歌声相伴、与舞台结缘，心底埋下对文艺最赤诚的热爱。年少偏爱歌唱，习惯用旋律抒发心绪：清新灵动的《校园的早晨》，舒缓温柔的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开阔悠远的《北国之春》，深情婉转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一首首老歌铺就了我舞台梦最初的底色。

我的艺术启蒙，全靠音乐老师朱定飞。时隔数十年，记忆里总回荡着他悠扬的手风琴声。课堂上，琴声缓缓流淌，我伴着旋律放声歌唱。那时我嗓音稚嫩，演唱技巧平平，却始终认真对待每一次登台。一次次舞台历练，一张张奖状丰富了我的少年时代。课余我常登门向朱老师学艺，他耐心教我识谱读曲、开嗓练声，日复一日地打磨，我的演唱功底日渐扎实，也与朱老师结下跨越时光的深厚师生情。

追梦途中，我也曾遭遇失意。当年四川省舞蹈

学校歌剧班到川东招生，为凑赶考路费，家里卖掉下蛋老母鸡，又向老师借粮票，才勉强攒齐开销。我独自辗转多趟车奔赴考场，住几角钱一晚的简陋旅店，顿顿啃干馒头，可一周后等来的却是落榜的消息。那段日子我消沉许久，多亏朱老师不断开导鼓励，我才走出低谷，始终没有放下对文艺滚烫的热爱。

校园小舞台淬炼初心，乡土戏台丰盈我的演艺生活。每逢放假回乡，村里的文艺活动便是我的新舞台。我不再局限于独唱，开始尝试小品、话剧，地道的四川方言表演格外受乡亲们喜爱。方言小品《姚二嫂与小宝》至今令我难忘，诙谐剧情总能引得全场哄笑，热闹之余引人自省，让乡土文艺兼具趣味性 & 教化温度。

一年之中最盛大热闹的演出，当属春节村里宣传队汇演。新春一到，宣传队整装出发，锣鼓震天，钱棍哗哗作响，彩龙船翩翩起舞，我们走村串寨巡回演出，乡亲们早早等候，满心期待。领队起调，众人围站观看，我们手持铜钱棍跟节拍舞动，敲打双肩、腿侧、脚背，钱棍在腰臂间划出八字弧线，撞击声清脆悦耳。曲终收尾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这场乡土新春汇演深深烙印在心底，成为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年味。

走出校园步入职场，我对演艺的热爱从未停歇。多年舞台积累让我的表演稳步提升，单位先后送我到文工团、文化馆进修。专业课堂、资深老师悉心指导，打破了业余表演的局限，我系统学习了音乐、舞蹈、小品等各类演艺技能。诸多表演形式里，我最偏爱小品，反复打磨台词、神态、肢体与舞台节奏。我出演的话剧《如此旅客》《自来水龙头》取材日常，朴实风趣，凭借自然真挚的表演收获满堂好评。

后来参军入伍，我依旧坚守热爱，成了连队歌唱员，时常教战友唱歌。在训练间隙、演习空余，我为战友演唱《十五的月亮》《望星空》《为了谁》，以歌声鼓舞干劲，用舞台凝聚人心，收获诸多荣誉，让热爱在军旅岁月闪闪发光。

回望一路走来，少年勤学苦练的坚持、乡土舞台挥洒的热忱、专业进修潜心钻研的踏实、军旅舞台赤诚奉献的坚守，拼凑出我人生最珍贵的篇章。于我而言，业余演艺不只是一次次登台表演，更是一场贯穿半生的修行。它涵养气质、丰盈内心、沉淀人生，让平凡琐碎的日常永远保有热爱与光亮。

时光不老，热爱长存。这烟火氤氲、热烈纯粹的演艺岁月，是我此生无可替代的珍藏。

听蝉的人

◎胡文洲

天一热，整条巷子便被蝉鸣灌得满满当当，各种声响层层叠叠，闷沉沉地压在头顶，躲也躲不开。

最先闹起来的是大黑蝉，叫声单调，一条长音直拖到日落，半点不肯歇。儿时午睡，我总躺在老屋的竹席上，被这绵长声响搅得清醒，便一遍遍数它鸣响的时长。往往数到一半，满巷蝉声会骤然空出一瞬。短短几秒，心里莫名轻轻一沉，空落落的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蝉没过片刻又齐齐开叫，声响一如从前，可那短暂安静像一道浅印，牢牢刻在记忆里。

河边垂柳间藏着细蝉，鸣声尖而薄，像一根细丝线悬在树梢，风一吹便左右晃荡。循着声响往叶丛里寻，却永远寻不见虫身。旁人都唤它寒蝉，柳永那句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”写的便是此物。可我从来不曾听过它在秋日鸣叫，只在三伏酷暑短短现身几日，像专程来递一句口信，匆匆露面，不等旁人回应，便销声匿迹。

那年盛夏在山里小住，夜里听见一种全然陌生的蝉鸣，细碎清脆，好似一把碎石轻敲墙面。白日它蛰伏竹根，悄无声息，专等人夜天凉才发声。山里老人说，它不与白日的蝉争抢热闹，独守属于自己的夜色。我在院外的石阶上久坐，这鸣音不扰人，软乎乎地蹭着耳膜，让人舍不得回屋。

城里的蝉声一年淡过一年。行道树稀疏，人声嘈杂，偶尔飘来一声孤鸣，单薄又遥远，像从褪色的旧时光里漏出来的。前几日途经老街，老槐树撑开浓荫，满树蝉鸣扑面而来，厚重声浪裹住整条街巷。我立在树下静静听着，没有想起儿时数蝉的光景，也没有惦念故人，只是单纯驻足，接住这一场盛夏的喧闹。老树年年立在此处，岁岁接纳蝉鸣，我不过是今年恰好途经的过客。许多细碎念头转瞬便忘，如同从前落在肩头的死蝉，风一卷，便落进草丛，无迹可寻。

蝉不知岁岁有人驻足聆听，只顾顺着时节发声；我也不必强求留住声响，只是安静听着，像晚风自在漫过山林，把整片绿意都空出来，留给蝉肆意鸣叫。

流萤夏夜

◎李成炎

在初夏的星夜
暮色，如墨晕染
草丛里萤火闪烁
像洒落的细碎星光

星河，横跨天际
深邃而又神秘
每一颗星
都是宇宙藏起的秘密

流萤，在夜色中穿梭
似灵动的精灵
它们舞动着
点亮这浪漫梦境

我，站在这夜色里
沉醉于这份美好
让心随着流萤
在夏夜中自由飘摇



夏荷绽放

翁桂涛摄

父亲的瓜田

◎章玲燕

村里的夏天，总从父亲躬身耕耘瓜田开始。门前那块半亩大的地，就是父亲平日里劳作的地方。春夏秋三个季节里，西瓜生长的每一个阶段，都印着父亲辛勤的身影，也藏着最朴实的人间情感。

到了谷雨，父亲便开始收拾瓜田。他一锄头一锄头地把土地翻松，将土块细细碾碎，把田垄整得平坦匀实，再弯下腰来，将瓜籽轻轻地埋入土中。古人说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农民从不辜负春天，父亲的希望，就寄托在这一片沃土和每一粒瓜籽上。他早晚都要去田里，给小苗浇水、除草、修剪枝条、固定藤蔓，一心一意地照料着那些幼嫩的瓜苗。瓜苗也没有让他失望，慢慢长出藤蔓，舒展开叶子，在地上蔓延开来，整片田野都是翠绿的，一派生机勃勃。

到了盛夏，瓜果开始渐渐成熟，守瓜便成了父亲每天最挂心的事。田埂边上搭着一个十分简陋的小草棚，不过是几根木头架子、一层稻草，但这就是父亲整个夏天夜里睡觉的地方。热浪裹着地气涌来，父亲却仍在田垄间忙碌，弯下腰身，把杂乱的枝蔓一理好，好让所有养分都集中到瓜果上。烈日灼人，他黝黑的皮肤被晒得越发深沉，汗水浸透了衣服，又一滴一滴渗进土里。

等西瓜再长大一些，父亲便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它们。他在田间慢慢走着，目光温和地扫过一个又一个圆滚滚的西瓜，手指轻轻触碰那碧绿的瓜皮。几十年耕作的经验，让他对瓜果生长的规律了然于心，不需复杂挑选，单凭颜色和纹理，就能准确判断瓜果是否成熟。这份从容，来自日复一日积累下的信心，朴素却厚重。

丰收时节，瓜田里满是清香与喜气。父亲挑出熟透的西瓜，稳稳地抱着回家。刀落瓜开，声音清脆，鲜红的瓜瓤露出来，汁水丰盈，味道甘甜。父亲总是把最饱满、最甜美的那部分切给我们，自己坐在一旁，看我们大口地吃，眼里尽是温柔与骄傲。

父亲没读过什么深奥的书，却用自己的半生辛劳，教会我最朴素的人生真谛——世间所有的甘甜，都源于默默无闻的坚守，和脚踏实地的付出。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从来没有捷径可走；所有的光鲜亮丽、圆满幸福，都是在一天一天中慢慢积攒，历经辛劳，才得以到来。

瓜田年年绿油油，岁岁有好收成。父亲流下的汗水与那份执着，在我心里留下了最温暖的记忆，也让我明白，只有辛勤劳动，才能得到最甜美的果实。所有的甘甜，都生长在看似笨拙的坚持里。

皮影戏的幕后

◎陈松

锣鼓声歇了，那层白布后的光影浮华也随之消散。我独自坐在后台，空气里还浮着那股熟悉的气味，牛皮胶混着陈年木箱的涩香，微微泛甜，又带一点苦，像某种发酵过头的旧光阴。这味道渗进衣服的每一根纱线，怎么洗也洗不掉，倒成了我身上最特别的印记。小时候我厌它，总捂着鼻子往外跑。而今却觉得，缺了这味儿，心里反而空落落的。

方才还在那方寸幕布上叱咤风云的“将军”，此刻正软塌塌地瘫在我的掌心。没有了那束强光的撑持，它不过是一片镂刻得极薄的皮，连眼神都显得空洞无力。我拿起湿布，一点一点擦去上面的油彩。这套动作我熟得不能再熟——小时候爷爷在灯下修整影人，我便蹲在旁边和泥巴，那时只觉得这活儿枯燥得令人犯困，连眼皮都懒得抬。如今轮到自己上手，才发现这原是一种难得的静默。布面擦过牛皮的沙声响起，像在与老朋友低语，把台上的喧嚣一一揉碎，融进这昏黄的灯光里。

灯光下，牛皮上的纹理纤毫毕现，连修补过的痕迹都无所遁形。指腹划过那些细密的刀口，能感知到匠人下刀时的轻重深浅——有的地方用力过猛，有的地方又稍显轻飘，反而多了几分鲜活的生气。有些部位已被磨得极薄，透光看去，呈现出半透明的琥珀色，那是岁月镀上的温润包浆。我忽然想起，这具影人刚才在台上纵横驰骋时，何等意气飞扬，引得台下喝彩声不断；可一旦谢幕离场，它便比什么都安静，比什么都顺从，

乖乖地任我擦拭，仿佛卸下了所有装腔作势的伪装。

箱子里挤满了各色影人，生旦净末丑，密密匝匝堆在一处，像一场散场后的无声聚会。有的缺了胳膊，有的少了腿，全是些“带伤”的老伙计。我伸手整理那些操纵杆，竹制的杆身被手汗浸润得油亮光滑，握在掌中有一种沉甸甸的实在感，磨得我的掌心微微发烫。这份实感告诉我，方才那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并非虚幻的光影，而是实实在在由这双手撑起来的，连同那些观众的笑声与叹息，最终都落在这一双双酸痛的手上。

从前我总以为皮影戏是演给别人看的，是台前的热闹，是幕布上晃动的影子。如今才恍然，真正的戏，都在幕后。生活何尝不是如此？人前显贵也好，光鲜亮丽也罢，归根结底，总归要回到这无人知晓的角落，去修补、去擦拭、去面对自己的一地鸡毛，把那些破碎的时光一点一点拼接起来。

我将擦净的影人小心翼翼地收进木匣，合上盖子，“咔哒”一声，像给这一段时光落了锁。窗外，城市的霓虹灯依旧闪烁，那是另一种更喧嚣的“皮影戏”，映得这后台愈发安静。而我守着这一箱沉默的牛皮，心里却异常踏实，仿佛守着一场不会褪色的旧梦。

这大概便是“守艺人”的宿命吧，守的不是那顷刻间的光彩夺目，而是这幕后的一方天地，是那份甘愿在喧嚣退去后独自面对静默的耐心，把那些被遗忘的故事，悄悄藏在岁月的褶皱里。

母亲的功课

◎魏有花

母亲退休后的第三个月，忽然说要学书法。

我们都很意外。母亲操劳半生，手是拿惯锅铲和针线的，突然要提起毛笔，怎么看都有些违和。她却认真地备齐了笔墨纸砚，又从不知哪儿翻出一本泛黄的字帖，在阳台上支起一张旧书桌，就此开始了她的“功课”。

起初几天，我暗自觉得她坚持不了多久。果然，每次去看她，桌上总摊着写废的毛边纸，上面的笔画歪歪扭扭，像刚学步的孩子留下的脚印。母亲却不恼，只是一遍遍蘸墨、落笔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有一次我凑近了听，她低声嘟囔：“这个‘永’字，第八遍了，捺还是没站稳。”

我忍不住笑：“妈，写不好就歇歇，何必较劲？”

母亲抬头看我一眼，把毛笔搁在砚台上，缓缓说：“你看这墨，刚倒出来是浓的，得兑点水才能顺滑。人也是，刚退休那阵，心里像一团焦墨，堵得慌。现在一笔一画地写着，反倒把那团墨化开了。”

我心里一动，没再劝她。

真正让我对母亲的书法改观的，是三个月后的一天。我去给她送新买的宣纸，正好见她临完一幅《兰亭序》片段。虽然神韵远不及原帖，但横平竖直间已经有了筋骨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行字——她特意在“之”字的末笔上多停留了一瞬，墨迹微微晕开，像一声低回的叹息。

“这一笔重了。”我说。

母亲端详片刻，笑了笑：“不是重了，是它该在那儿停一停。写字跟待人一个理儿，不能总赶着往前走，有时候就得停一下，让后面的笔画跟上来。”

她顿了顿，指着自己临的字说：“我以前总嫌你爸性子慢，什么都‘等等看’；也嫌你们年轻人急，什么都‘马上要’。现在写了这几个月才明白，慢有慢的从容，快有快的利落，就像写字，该快时笔走龙蛇，该慢时墨要留得住。”

这些话，让我想起她刚退休那阵的焦躁。那时她整日在家转来转去，嫌钟表走得太慢，嫌电视节目太吵，嫌我们打电话不够勤。而如今，她能在书桌前安安静静坐一整个下午，只为了把一个“心”字的卧钩写得圆润些。毛笔在她手里，早已不单是写字的工具，更像是一把梳理心绪的木梳。

几周后，社区举办老年书画展，母亲的作品被选上了。那幅字写的是“静水流深”四个大字，笔力虽不算老辣，却自有一股笃定从容的气度。展览那天，邻居张阿姨拉着母亲的手说：“你这一手字真好，教教我吧。”母亲摆摆手：“我哪会教人，不过是写着写着，把自己写明白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陪她在阳台上收拾笔墨。月光洒在砚台上，未干的墨汁泛着幽幽的光。母亲一边洗笔，一边说：“其实写字和过日子一样，功夫都在字外边。你看那些真正的好字，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笔画多标准，而是写字的人当时的心境，高兴时字是飞的，伤心时字是沉的，心里干净，字就干净。”

我把那幅“静水流深”要了回来，装裱后挂在自己的书房里。工作累的时候抬头看看，那几个字安安静静地待在宣纸上，像母亲坐在对面，不言不语，却让人觉得踏实。

如今母亲已经练了整整两年。她的字越发有味道了，楷书端正，行书舒展，偶尔写草书，虽不专业，却自有一种泼辣的生机。我问她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，她正往砚台里滴水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没有目标。写到哪天拿不动笔了，就算完。”

说完她又笑了：“你瞧，这不又回到那个理儿了，别老想着到哪儿去，把眼前这一笔写稳当，路自然就在脚下了。”

我点头，看她蘸饱了墨，在洁白的宣纸上落下新的一笔。墨色缓缓渗透开来，像时间本身，不急不缓，却自有力量。